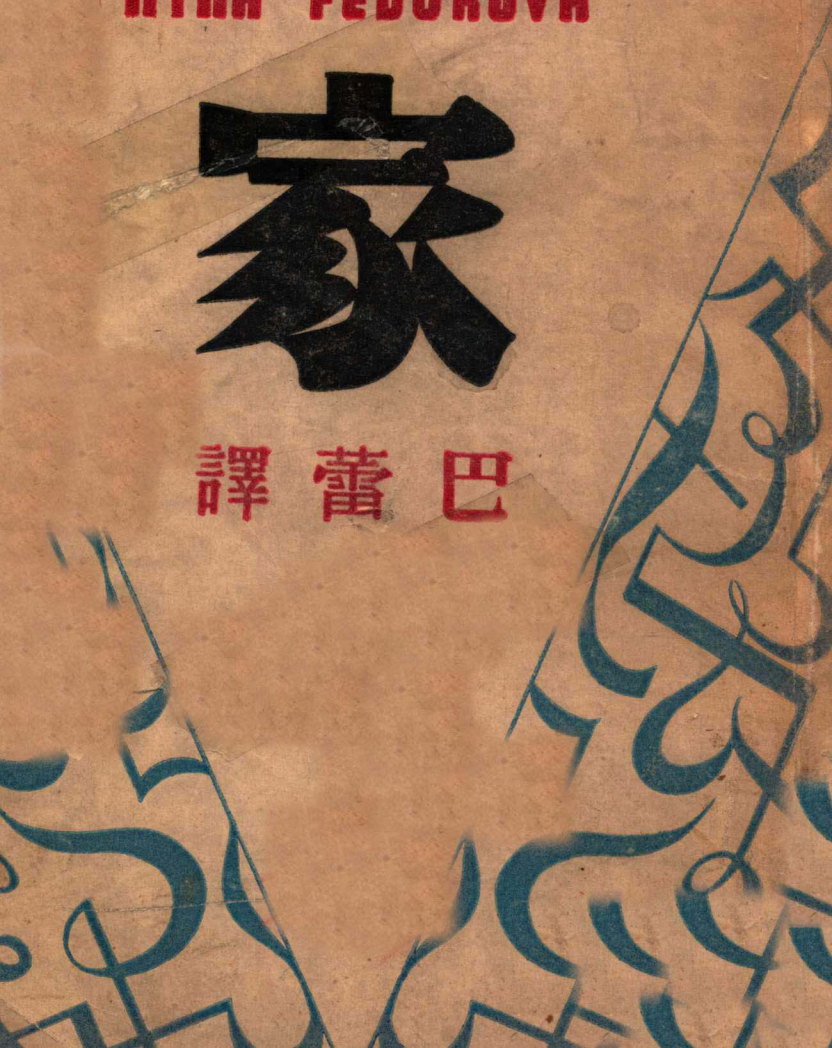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FAMILY

NINA FEDOROVA

家

譯 蕾 巴



THE FAMILY

Nina • Fedorova

家

譯 雷 巴

大 陸 書 報 社 發 行

民國三十年十月初版

實價國幣四元
外埠酌加寄費

THE FAMILY

家

版 權 所 有 ◆ 不 准 翻 印

原 著 者

Nina Fedorova

譯 作 者

巴 雷

發 行 人

薛 榮 華

出 版 者 大 陸 出 版 社

發 行 者

大 陸 書 報 社
上海山東路永樂里二〇四號
電話 九二七八二號

總 經 售 處

上海山東路四馬路口
永樂里二〇四號

大 陸 書 報 社

第一部

一

這一家人所保留着的惟一的東西，是長而典型的鼻頭，這種鼻頭是由高尚的祖宗和多產的血統遺傳下來的。雖然這種祖傳的特徵遺傳給字中的每一分子，但人的臉上卻有不同的性格。祖母約臉上顯現着尊貴和忍耐；母親的臉上表示一種愛鬱過度的順從；彼得的臉上有陰祕的憤慨。至於麗黛的熱誠的臉上，可以看出焦急而富有浪漫的希望；狄麥的臉上卻有樂於接受人生的表情。然而，他們都有同樣的鼻頭，使他們團結成爲一家，在同一的家系中標出不變的菓子。

這一家是俄國人——非常魁梧，非常偉大，非常興盛。只因經過了戰爭和革命，忍受貧苦、饑饉、和疾病，偶然的水災和火災，其至地震，才使一家喪失人了，忍受痛苦；可是死亡率畢竟超過生產率，所以現在只剩了五人，這可算爲他們家系的總數的分數了。簡而言之，他們是：一個祖母，一個母親，一個女兒，兩個侄子——是逝世的兩

個兄弟的孤兒。

一九三七年，他們住在中國的天津。母親開設了一個石像樣的寄宿舍，可說是黑河上英租界中最便宜的一角了。在表面上看來，這租界很是歐化，那寬闊、整齊、種有樹木的街道和現代建築的房子，會使白人感覺到住在自己家鄉一樣。可是，隔壁呢，那高大的灰色的牆頭，橫斷着一排屋子——這是中國富翁的住宅，他們的譙樓像一座砲壘一樣地矗在其他的街道上。只有那微小而漆得發亮的鐵門增加牆頭的生氣，與間有的尖塔和漏斗形的斜面高踞街中。在異樣的歐洲人眼中看來，這種牆頭除了代表灰色的不頭外，便什麼意思都沒有了。不過，你若偶然從門口望進，你便可以看見一座美麗的花園，飾以假山不與花鳥的奇景……綠的、紅的、黃的、彫刻的油漆的木頭，提高了那燦爛的客廳的價值。張口露齒的大理石的獅子或銅龍，會令人見了奇怪。有一兩個文弱的女子，穿着發光的絲旗袍，更使人增加詩意。但這種景像老是暫時的。等到門「碎」的一聲關上，一切都不見了。於是你只好仍走在歐人城市的沒趣的街道上，雖然那見的洋車夫，苦力，乞丐，擁在街角上，會立刻打斷你的幻想。你離租界的中區越遠，似乎越少見英國人；因為別國的人民都羣集租界四周，仰受大不列顛帝國的保護。這般人民常

是沒有能力獨住一所屋子，所以他們只得擠在寄宿舍裏。這家人住在蘭街十一號這樣的寄宿舍裏，因為收不到什麼房租，大家惟有獨自担任個人的用度了。

有許多關於經濟學的書，但是它們的作家常從大的題目發揮理論。你能很容易地找到世界著名的經濟書籍，不論所講的是貨幣制度，或通貨膨脹；可是對於赤手空拳怎樣使家人與孩子生活下去的最簡單的問題，這些書卻不曾提及。然而，這個問題在三分之一的人類看來，都認為絕對重要。

這一家的經濟情形是不穩固，不健全的；而且有隨時崩潰的可能；它的第一種動力是「努力賺錢」，第二種動力是「出外謀生」。後者較前者為易，因為「努力賺錢」必須找些所欲向他們賺錢的對象，而出外謀生呢，只是個人的事情。因此他們出去了：夏天不穿襪，不戴帽；冬天沒有手套，沒有毛織品，有時連糧食也缺乏——一年都是這樣。

祖母是第一個遭難者。她設法依靠編結絨線生活。但當她的雙手正忙碌時，她總是俯首沈思一家的經濟狀況。她的規範極不合理。雖然曾注意到預防戰爭和革命，結果還是遭遇厄運。當初她也具有像富人們一樣的不動產——箱子、銀庫、頂樓、地窖、棧房

中都滿堆着金銀寶貝——現在一切都沒有了，只是感到慚愧。麗黛只有一套襯衣，作祖母在麗黛這樣的年齡，卻有無數的華貴的嫁妝——花邊、絲帶、羽毛——這種事實好似有些說不出的丟臉。不錯，不錯，他們是乞丐了！可是在麗黛本身卻看得很不在乎，從未覺得爲了這些缺點而憐憫自己，而且認爲兩套襯衣是多餘的。她所感到的困難問題是：如何獲得城中游泳的錦標。她所需要的只是一套游泳衣，可是她早已具備了；所以並不立刻受到經濟的威脅。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這一家人雖過度同樣的生活，卻有各別的狀況。祖母研究宗教和哲學問題，母親勞苦地主持家務，彼得常苦於達不到他的志向，麗黛過着起伏不定的浪漫生活，狄麥則始終感到樂觀。這種不同的狀況，也許一半由於他們相差的年齡，一半由於他們過去的經驗。這一家的年齡是從七歲起至七十歲止，然而他們的經驗呢……哼，這便無法作量了。

事雖如此，這一家人還不能算不快樂。他們爲日常生活而奮鬥，而且時常希望碰到意外的奇遇。於是祖母祈禱，彼得買獎券——結果都成爲泡影。

在俄國人的家庭裏，一家人總是互相體貼依附，總是願爲別人的利益而犧牲自我。

另外一種民族的特徵是，過着熱誠，興奮而有趣的生活；這並非說是他們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利益或事業，乃是說普遍的，整個人類的抽象的問題。實在說一句，他們腦中並不思索他們自己生存的趨勢。他們急於需要的，是在他們的注意和努力的焦點上面。他們談論過去，夢想將來，但擺在面前的卻是現實。

經過這樣困難的日子，最後有一天，他們聚集在一個房間的角落裏，其時並不討論生活的困厄和緊急的需要。生活在亡命和貧窮中是很艱難的。隨它去吧！然而人類精神的自由是多麼偉大呀！這一家人並不因單調的生活而受痛苦的束縛。淚與笑，苦與樂，哲學與幽默——他們具有這一切。

二

一九三七年的春天，寄宿舍的五間房子都租出去了。兩個房間租給一個名叫宋先生的中國大學教授；兩個租給五個日本紳士。還有一個租給一個女相士密蓮莎太太。宋先生只是憂愁嚴肅和靜默。那五個日本紳士卻常該笑嬉謔。從未看見他們真立或停嘴。他們老是兩三羣地來來往往，使母親懷疑，住在房內的並不祇五個人，但至少有二十個。

這般住在寄宿舍的黃種人，是到外面去吃飯的，所以母親獲得多大的利潤。密蓮莎太太，是比薩拉比亞人，她住在寄宿舍內，不但時時與這一家人過着同樣的生活，交換各人的思想，而且母親還可從她的地方得着些好處。此外，尙有三個空房間，正等待出租。

五月的一個早晨，祖母和密蓮莎太太坐在屋前一個名叫「花園」的地方，在孤另另地兩株樹中間，她們放着一張桌子。這個花園位於房屋門口的旁邊，一個人坐在那邊都會感到清靜的樂趣。尤其前面隔有一座高牆，使街上的行人不致於看見園中的人。這兩株樹反映着蔭影，呈現着碧綠的顏色。樹葉的沙沙聲，好似是演奏溫柔的旋律；正合於良友佳朋的敘談休息。他們坐在那邊喝咖啡。咖啡！咖啡是祖母最酷愛的飲料，是她生活上仍能享受的惟一的物質。但在平常，我們從未喝着好的東西，即使祖母自己也捨不得買的。一家人所以不喝咖啡因為它的價值比茶貴。

這咖啡是密蓮莎太太的。運氣很好，她並慣於個人獨啜。她有一種持着杯子與人談話的習慣。爲了密蓮莎太太的宏大的氣量，在最近半年內，祖母可以每日喝兩次咖啡。不論密蓮莎太太處於興奮式懊喪的情狀下，祖母總是有咖啡喝的，而密蓮莎太太；

若不是興奮，便是懷喪，所以咖啡是她倆的必要品。

現在她倆坐在咖啡杯面前，兩人都很愉快；祖母一面喝，一面編結，密蓮莎太太一面飲，一面談她的看相術。

「我太老實，」密蓮莎太太承認道，「我太老實，」她發出怨恨的太息，反覆地說。這是從我母親遺傳下來的。我的母親是一位天使，一個美婦人。可是，老實是倖運的敵人。你不能兩者俱全。老實害死了倖運！」於是她搖搖頭。

密蓮莎太太的頭部很奇突；那柔弱的構造表示不相句稱。它是鉅大，落重而嚴肅，上面覆着豐滿的黑色的，鬚髮；臉的中間透出一雙小而圓的眼睛，也是漆黑而發光。這雙眼睛從未停止過，只是在那微小的眼眶中轉來轉去。至於鼻鼻，倒沒有可說的地方，她的整個可以看見的臉部，完全被一張不祥的嘴佔據着，永遠不斷地講她的話。

「你看我，」密蓮莎太太繼續道。「想一想我的情形。我，因為有了修養，以看相為我的職業，現在已算成名了。我的名氣傳遍比薩拉比亞，羅馬尼亞，南俄，和遠東。然而我失業。同時我也願意放棄我的工作。為什麼呢？」

她停位了，啜上一口咖啡，沈思地回到她的複雜的問題上。

「爲什麼呢？因爲我太老實，」她悲傷道。「我不能說謊！」

兩婦人作同聲氣的嘆息。

「歐戰以前，一切尙稱順利，但後來人們都對我不滿意起來。現在，讓我們來考察一下。正在革命以前，有一位年輕而又美麗的少婦，充滿了快樂的熱誠，希望獲得更快樂的人生。我替她看了紙牌，預料兩年之後她將成爲寡婦，一個可憐而孤獨的寡婦；於是她又將患病，受迫，下獄，直至死在那邊爲止。我把這一切都告訴了她。你且想一想她這時的憤怒吧！真的，她是要下獄的！她聽了大聲吵鬧，鄰舍們站着嘲笑我們；因爲這女子試想抓住我的頭髮。你知道，這種吵鬧聲對於我的聽業很有妨礙。這還是不幸的開始吧了。」

兩婦人又再作同聲氣的嘆息。

「有一隊軍官常攜了他們的女伴來看我。他們一共有十人，我看出這般男子都要定死罪。至於他們的愛人的命運，結果是受饑饉、下獄、貧困的壓迫。我曾幾次挨打——別把它視爲諷喻，我確曾受過棍子的毒打——我的紙牌成爲替顧客算命的最可怖的東西了。找我的人越來越少。於是我走上別的市鎮。我幾乎走遍南俄的整個村莊；故事終於

重演着。後來內戰爆發。那些不幸的少女和憂急的婦人都來找我。雖然她們目前處於悲慘地步，但她們的將來也一樣不能獲得安慰。你決想不到一個可憐人的生命會到這個境地！因此我跋涉海陸，足跡遍及西伯利亞。時常有紅軍的代表來看我，他希望能從我處得到更榮耀的口彩。我告訴他可以獲得他的一切的願望——但結果必受絞刑。其中有一個打了我一個耳光。他確於兩年前上了絞刑，不過這不能說替我報酬。於是我走到哈爾濱——遭受同樣的厄運。我走到天津——也是一樣。這時來了一位快樂而充滿希望的少女。我告訴她，兩個月之後，她要受盡災難和恥辱；然後接着疾病，貧窮，過着極慘的生活，終於到了自殺的地步。哼，你想想，我怎能向她取得分文的報勞呢？這樣看來，我怪不能謀生了。」

她發出一陣似豬叫的太息聲，於是又勉強地接下去：

「有一次，來了個很漂亮的孩子——我看了他那種漂亮，便自言自語道：『上帝啊！你做了些什麼工作呢；你將這種漂亮贈給一個男子！他的鼻子！他的鬚鬚！』但據我的紙牌上看來，在最近的將來，他必遭流亡而被槍殺。哼，我以後問了人家，打聽他的消息！知道他在上海，得到一個替中國富翁當保鏢的職業，於是被殺了。」

密蓮莎太太憂愁地搖搖頭，她的髮髮飄動着。

「然後我開始沈思我的問題。誰是我的顧客呢？俄國人，羅馬尼亞人，波蘭人，猶太人。也許他們是人類中不幸的分子。還有別的：例如英國人，美國人，法國人。我選擇了一些，關於我職業上所需要的英文名詞。人們的命運並無多大分別；同樣的話可以說給大家聽。你必須知道「金錢」或「貧窮」，「愛」與「死」，「丈夫」與「情人」。有時「孩子」，「長期旅行」，「疾病」，都很需要；但若能依照事實說老實話，只要二十個字便夠了。這些辭句我都能運用自如。在那些日子，我登上兩幅英國報紙的廣告。『一個著名的女相士，』我說，『東半球聞名的女相士。』結果怎樣呢？誰也沒有上門，沒有一個說英語的人來找我。」

她的聲音變得更加酸苦，充滿了悲憤。

她倒滿兩杯新鮮的咖啡。祖母停止了編結，用同情的眼睛注視密蓮莎太太。啜了幾口咖啡，密蓮莎太太恢復疲乏的精神，鼓起新的勇氣：

「他們爲什麼不來呢？他們難道相信他們的未來嗎？他們難道沒有天然的好奇心嗎？聽我的忠告。最好由你自己去支配！倖運是欺詐的。人生常是騙人的！」於是密蓮

莎的眼睛閃動着一種不祥的警告。

「你看，現在我連兩天的糧食都要吃完了，」她繼續道。「所以我決意到上海去。這不過是兩天的路程，但我的紙牌告訴我要作兩個月的旅行。這也表示一種不好的運道。」

「據我所知，」祖母中途括嘴道，「英國人是從不相信命運的讓他們這樣吧。這不是他們所着重的事情。而且現代教育——他們都相信自己是『命運的主人』。」

「他們相信嗎？」密達莎諷刺地大笑。「可憐的英國人啊！『主人』……不錯！他們最好來問我一兩個問題。我相信我能告訴些事情。他們應當現在就來，免得遲遲懊悔。我的職業正在喪失呢。我們當中有好多人將要流離失所……黑暗時代的來到原是消滅我的職業的意思。」

她又沖滿兩杯咖啡，開始用低微而帶信仰的口氣說着：

「我很愛你和你的家庭。我常欲知道你的命運，但一想到這件事我就害怕起來。現在我離動身日子只有兩星期了。所以，我想，我們可以試一試吧？」

於是她從袋裏取出一疊紙牌，熱誠地，動人地攪和着。

「你的家庭，有了這樣祖母，真可喜呢。每個小康的家庭必須有一位祖母。這裏是我的紙牌。在幾分鐘之內，你會毀滅了你的一切希望……」

一會兒，她們默默地坐着。可是密蓮莎很明顯地不能抑制那種誘惑。

「我告訴你，」最後她說：「讓我們用紙牌給你測字吧，你年老了。不會發生什麼意外的。你既貧苦而又不很健康；你決不會受多大的損失。你怕死嗎？」

「怕死？不，我不怕死，」祖母說。她停止了編結，在她面前表現着一種莊嚴的態度。祖母的表情並無特殊的地方。她像一隻小而皺皮兼帶有香味的乾菓。「我不怕死；我只怕費用。我的死亡足以毀滅家庭。在這外國地方，他們得不到任何人的幫助。死亡的意思是多一筆額外的費用：第一要買棺材，其次是蠟燭，是葬禮……要選擇一塊埋葬的地皮，要在墳上豎一架木頭的十字架。於是還得僱人將棺材擡到墓地上去——而此地又離墓地很遠。此外，尚須開銷和尚道士和醫生的死亡證明書……不，不，」她結束道，「這種費用太大了。我又知道我的女兒的脾氣——她決不會把舊衣服穿在我身上，她會覺得這太不像樣。她要替我做套新的——一套通常白色的衣服。不，不。當我想到這些費用，當我想到我的女兒湯妮的麻煩，甚至我的寄宿者時！……啊，當我想到這一

切時，我並不想死呢。」

她用力地重新開始編結。

「好，讓我們說一下吧，」密蓮莎太太取媚她道。不待祖母的回答，她就用她一雙靈活好動的手，把紙牌攪和起來。她的手忽上忽下，她的小而黑的眼睛轉動着，注視紙牌。忽然，她的臉上露出一種可驚的表情，好似連她自己的眼睛都不能相信。

「這幾年來，這幾年來我從未見過這樣詩人歡喜的紙牌：你可完成你最可愛的願望了！快樂的成功！第一你可以找到一種職業。」

「我？一種職業？我不是七十歲嗎？」祖母喘息道。

「是的，這還是一種報酬平厚的職業。你從此可以積聚金錢將來你死時，你的金錢不但足以應付治葬費，而且還有若干可以遺給你的家族。你的職業能為家庭建設新而有用的事務。你的死是最快樂的死。」

說到這裏，他們突然止住了。花園門喀喇一聲，走進一位紳士。

在那種環境之下，他是個不凡的紳士。他是英國人，而且很明顯地是個境遇順利的人——衣服漂亮，鬍子剃得精光，受過高等教育，吃着滋養的食物，而態度又極和藹可親。但他所說的話仍不免有些令人奇異。他問有無房間出租，可否見見房東太太。行蹤匆匆，彷彿天上的行星，一被接觸便會消滅。

祖母立刻改變她臉上的表情，從迷惑不解變作一種微笑和尊敬的歡迎。她曾受過高深教育，說得一口純粹真語。明白了他的來意後，她帶謙遜地對他說，這是俄國人的宿舍，一個極卑陋的寄宿舍；雖然她的女兒房東——很歡迎高尚的英人居住，但她只怕這屋子的標準在英人所需要的水平線以下。

這位紳士頓時回答，要見房東太太。

「你可請進嗎？」祖母說。

他進去了，在半小時以內，這件奇突的事便告結束：他們的一個具有陽台的最精緻的房間，已決定租給一個英國女子，時期為兩個月，而且房租先行付清。據紳士說，這個女子年紀並不很輕——是最近的一個寡婦，非常感到寂寞。也許不會有什麼人來訪問她。這位紳士很抱憾，不能說出她愛享受絕對的健康——絕對不能那樣說的。易言之，